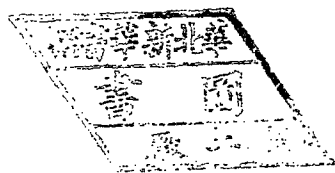


小號兵

修夫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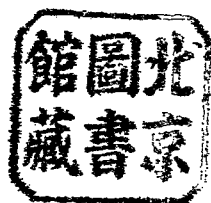


行印店書華新海渤

彥夫著：

小
號
兵

渤海新華書店印行



目 錄

一、俘虜	(一)
二、跑罷	(五)
三、號母	(九)
四、親兄弟也過這樣	(一一)
五、棒球場裡	(一四)
六、用不着打罵老百姓	(一六)
七、生字本	(一八)
八、想一想	(二一)
九、老 命	(二四)
十、被俘	(二六)
十一、獄中	(二九)
十二、小羊不見了	(三四)
十三、逃走	(三六)

十四、我是八路军	(一九)
十五、受了委曲	(四二)
十六、團圓	(四六)

一 俘虜

一九四四年秋天，老日子新五軍來掃蕩，在林縣城駐了二十來天，根據地的民兵區幹隊八路軍，夜夜騷擾天天打，敵人沒辦法，那天退走了，八路軍帶着民兵跟屁股就追。

在洪水附近，追上了敵人的尾巴，三五槍就把他打散了，像一群小雞，吱吱呱呱跑得滿山遍野。裡面有一個小孩子，揹着一把銅號，人小跑不動，跑一會歇一會，掙扎了兩陣子，再也跑不動了，坐在路邊的大石頭上，忽吃忽吃的喘氣，嘴裏直吐白沫。一個民兵跑上去喊道：「小雜種，再跑！看你能跑上天去！」扭住胳膊和別的俘虜一塊帶回來了。

走了三十里，俘虜被帶到分區政治部，敵工幹事就出來招呼，叫他站起來報個數，這小孩子站在最後，聲音又乾又脆，敵工幹事一看是個小鬼，圓圓的眼睛，烏黑黑的，滑溜滑溜的，便笑着說：「小漢奸！」

沒有問話，就帶到一個大屋裡歇息吃飯，飯一抬進屋，小孩子夾在俘虜群裡，一邊坐在草鋪上吃飯，一邊計劃着怎樣應付八路軍的「審問」，互相用眼睛聽着話，用眼睛遞着話，他們在新五軍裡平常聽當官的說：「不管大人小孩，八路軍一捉住就活埋！」說是已經埋了好多人，有名有姓，可不知到底怎麼樣。

小孩子本來肚裡頂餓，這會可總吃不下飯去，撥着飯碗，蹲在菜盆邊發呆，傳在第五軍裏當的是號兵「號兵？……吹號，打仗，打八路軍！」自己給自己在心裡定着罪，總害怕「活埋」

還怕，他剛才報數時，那個八路軍不是用指頭一指，說了聲「小漢奸」？別看他笑着，說不定一會，哼！

小號兵越想越怕，決心一會寧瞞哄，路軍，第一要說不是當號兵，是當勤務兵，第二要說才當了不多日，還是給人家拉去餓。

「不對」！腦子一轉，又覺着編得不圓滿，勤務兵是伺候當官的哩，那也該緩頰，還有人家捉我那會，我不是還揸着鬚嘛？還有，今天來這兒，不是還有兩三個二團的？最要緊的是二排，劉麻子，他又最愛說話，給我露了風怎辦？小號兵想到這，便趕忙爬在二排二等兵老劉耳朵上說了好多話。

老劉聽了他的話，笑了笑，小號兵覺着事情辦妥了，又去悶着頭亂想，忽聽見一串笑聲，扭頭一看，見別的俘虜又說又笑，雖話心裡有事，可不像他那麼一直發慌，心想：「也許當兵的真不殺哩？」腦袋裡又轉兩轉，忽從眉頭一展，差一點說出聲來：「要是實在瞞不過，我就說我能吹號，也許留著不殺。」

吃罷飯，剛才那個八路軍來了，捏着根本頭筆，挾着個書本子，沒有帶一個拿鞭子拿棍擡槍的人，一進門就笑嘻嘻的問：「吃好了沒有？」小號兵跟着大家從草鋪

王站起來，連聲說：「好了好了。臉上掛着笑，外間人怪他彈嫌不好，擺弄他。」

敵工幹事在對面的屋子裡放了個小桌子兩個橙子。一個一個叫過來問話，先問了幾個壯年人，小號兵爬在炕上，用舌頭舐破窗紙，偷看對面屋裡的情況，他看見八路軍不但沒有用刑罰，連說話都頂和氣，有幾個談話回來的，也都很高興興的，只說：「沒關係，沒關係，咱一個小兵怕啥？有啥說啥，有事沒有！」

小號兵還是半信半疑，心裡十分紊亂，說實話哩？哄他哩？到底哄過哄不過？老劉也問過話了，小號兵一直看着他的臉色，他笑着說：『小日子，莫害怕，沒事！』

問過話的人又傳過來一個新問題：「人家問你如今願意幹啥？回家哩？在這幹哩？還是各人都想想吧！」大部份都說：「咱就在這幹吧。」小號兵也有自己的主意。

「會，對面屋子喊道：『叫那個小孩過來！』小號兵心裡一跳，挺着胸膛走過去了，一溜煙，「拍」的兩腳一溜，恭恭正正敬了個禮，八路軍笑了下，拍着他的肩膀，叫他坐在一邊。

「幾歲啦？」

「十二。」

「叫啥？」

「王小狗。」

「那幾個字？寫給我看看！」

「我不識字！」

「那裡人？」

「保定！」

「家裡怎樣，能過嗎？」

小號兵一怔，心想八路軍是窮隊伍，他家正是窮人，便說：

「可窮哩，兩間土房子，種人家的地，媽給財東逼死了，從井裡撈上來，身子都泡開了，連棺材都睡不上，爹也是餓死的，留下我一天兩頓糊塗都喝不上，前年新五軍抓兵，把我拉來啦！」說着就想哭了。

「幾時當新五軍的？」

「才……才半年多！」

「半年多？你不是說前年？……」

小號兵慌了，臉可細得頂緊，黑眼睛一轉一轉的，邊想邊嘆，八路軍却問起別的

「在裏頭幹啥？」

「咱是個小兵，給人家打雜的！」

八路軍故意把臉一沉，問道：『不是你還帶着把號嗎，是誰的？』八路軍把小號兵的號拿出來了，不知是誰交他的，小號兵耳根都紅了，嘴裏不由得說道：『……我會吹號！』八路軍忽然哈哈大笑起來了，撫着小號兵的頭說：『小鬼，咱們弟兄正缺號兵呢，已往的事不提了，就在咱這幹吧，當個小八路，打日本打漢奸！』握着小號兵的手一直問道：『好不好？好不好？』小號兵還怕活埋，做出勉強，樣子說：『好！好！』

八路軍叫他回去休息，臨走給他說：『你剛才說的話一半是假的，你叫楊慶生，今年十四歲，兩年多的老號兵了，我說得對不對？』兩面屋子的人都笑了，小號兵夾在院子裏，面對着院牆，也咯咯地吧頭埋在自己的胳膊彎裡了。

二、跑罷

隔了兩天，俘虜們有的回家了，有的參加了八路軍，小號兵被分配到團裡了。

團部駐在康村，這天黃昏，號母打着拍子，司號班正在操場上嘟嘟的練號，忽見通訊員領着一個娃娃，皮帶上拴了把號，走進團部了，小貓說：『看見了沒有？又來了一把號！』墩子說：『管保是分到咱團裡來的。』大家一窩蜂擁到團長屋門口，把門簾掀開個縫，見團長正在問來人的話，手裡還拿着一封信。團長瞥見號母在門外，叫道：『司號班長！』大家把號母推進屋子，團長把信交給號母，說道：『給，領回去

吧，又多了一個小雀子，你們那一窩子更熱鬧了。」小號兵一走出屋子，大家就哈哈嘻嘻地圍住了，拉着手一塊走進司號班。

號母正要回班，團長說：「這是才從新五軍過來的一個小俘虜，你們要好好照顧他，教習他！」號母回到班裡，見大家正在問長問短，便說：「人家新同志走了好多路，對着吃飯哩，快去打飯吧，一會再扯！」二非，三馬，迷糊都說：「我去我去！」都搶着去打飯打水。

這天吃的是饅頭炒白菜，端來滿滿一小盆子，小號兵走了二十多里路，餓得狠，只扭扭的吃了兩塊饅頭。教習說：「如今咱的生活好了，還有饅頭，你吃飽吧。」小號兵見大馬在跟着他，不好意思，只翻了一翻饅頭。

解放了筷子，小號拉着小號兵回號，一定要他吹吹。大家也說：「歡迎，歡迎！」小號兵客氣了一番，拿過號吹了一個衝鋒號。聲音又尖又亮，大家連聲叫好，教習處來巡視的同志正在院裡耍，聽了號聲都吃了一驚，都跑到司號班去看新號兵，小號兵又吹了個前進號，人人稱讚，都說：「號碼雖老，跟咱八路軍不同，聲音可頂有勁。」

二非小貓三馬都愛小號兵，報告他給學號經驗，小號兵坐在炕邊上，一邊喝水，一邊擺出一付老資格的神氣，慢慢地說：「我這號整整苦練了兩年多！」

當天晚上，號母另支了一個舖，叫小號兵睡在炕上，大家挪出了兩條毯子叫他蓋

打水叫他洗臉，照樣得過關。小號兵疑心大，看見他們總不笑，心裏總覺得不舒服，夜裡躺在炕上一直睡不着，想道：『咱是叫人捉過來的呀，爲啥對我這樣好？莫不是眼下哄着我，叫我給他們吹吹號，將來，哼哼！……』越想越不對頭，打定主意：『還是睡空子跑吧！』幾天來他跑得念頭一直沒有斷過。

第二天，天不明，人家都起來練號去了，叫小號兵多睡一會，因爲他昨天走了路。

九月的天氣，早晨有些冷，號母鼻尖都凍紅了，他拿着一身灰軍裝，從外面走進來說：『小楊，換上這身衣服吧，把個漢奸帽扔了吧！』小號兵一見新衣裳心裏高興，但一聽『漢奸』兩個字，心裏又重沉沉的。

大家都練號回來了，墩子、小貓一人送小號兵一件襯衣。小號兵換了衣裳見人就說：『你看，我變成八路軍了！』團裡可以想抽空溜走，但是團裏正在整訓練兵，不是上課就是上操，一天生活頂緊張。還有，無論幹啥，一群小司號員總是和他在一塊，不斷給他指點着團裡的生計情形，小號兵也嘻嘻笑笑向別人問東問西，班裡打水掃地的事也攬着幹，手脚頂勤，但心裡可總想着跑的事。

十一點鐘，下了操休息一點鐘，小號兵藉口說：『我去拉泡屎！』跑到團部後面的荒園子裡，溝裡有一棵大楊樹，小號兵想看看村子週圍的團形，哪個地方可以跑。他從小就會上樹，刺溜刺溜就扒上了樹梢，四下一看，見村子兩邊都是山，只有東面

兩條大路，他想：『大路上一定有站崗的！』沒個後晌，他從政治部來時，路上就碰見了兩回，一群娃娃拿着紅鏢子問問那，要是沒路條，就硬是拉着衣服不放你，從這兒跑到水冶鎮，不知要過多少村？要過多少路口？要碰見多少拿紅鏢子的？逮住了怎辦？要活埋！就糟！

小號兵正在樹上胡思亂想，忽聽村北面熙熙攘攘，扭頭一看，見大場裏擠着一羣人，圍着一個土台子，台上綁着一個人，他退下去看一看，剛下到樹腰裡，嚇得底下墩子嚷道：『都去看，槍斃人哩！』小號兵下了樹和墩子一馬一齊跑到村外，只見人群已經亂了，那個被綁的人推出去了，有一個人在台上大聲講話，只聽到：『……這個人早就在漢奸隊伍裏幹事，這次又引敵人來掃蕩……』話聲未落，遠處忽然『砰』的一聲，小號兵顧不得聽話，擠到人群裡去看，見血漿裡躺着一個人，腦子跟羊腸子一樣，頭打得血糊糊的。

八筆慢慢散了，司號班的一夥子也都回去了，小號兵只推說：『叫我再看一會！』站在死人旁邊發起愣來，他想起剛才台上那個人講的話來，想起自己有些地方跟這死人一樣，在漢奸隊伍裏幹過事。

小號兵心裡總有些害怕，總想着：『跑吧！……』

三 號母

一直好幾天，小號兵沒有跑的機會，也不敢跑。

整訓生活真緊張，摸黑起床，剛練號回來，臉沒有洗完，上課的哨子又響了，剛跑出課堂，開飯的哨子又響了，下午還得跟着連隊一塊出操，學習投彈和射擊，小號兵雖跟大家一起忙碌，因為肚裏有事，有時總不免露出一些不快活相，大家看見，都以為他是新來的，總是生活過不慣，他說話的態度和生活上的照顧都十分注意，教他識字，教他做射擊動作，給他解釋問題，有時也買些小零食給他吃，本來都是小孩子，可是大家總是把小號兵「小楊！」一天能叫幾百遍，十分親熱，晚上擠在一個炕上吱吱喳喳的，團長真說得對：「活像一窩小雀子！」

號母也是一個大孩子，姓雷，人家都叫他「雷孩」，他很了解孩子的心理，遊戲時他最能打跳，工作時誰再耍耍，他就板起臉說：「這是啥時候？」孩子們都很聽他的話。

他對新來的楊慶生同志很關心，小號兵在新五軍裡染了一身疥，一直一年多好不了，號母那天看見了，就說：「你爲啥不早說？」馬上去找衛生員，弄了些膏子來貼，又在天天晚上睡覺以前，尋一些殺草來給小號兵烤疥，大火燎起來，小號兵脫得光溜溜的，站在火邊，直烤得身上不癢了，小號兵說一聲：「行了。」這才掃了草灰睡覺，

小號兵心想：『我在新五軍裡，害了一年多疥，滿身流黃水，夜裡滾過來滾過去睡不着，誰問這是一聲？』

小號兵學的沙漠奸隊伍的號，跟八路軍的不一樣，比方衝鋒號，新五軍是：『弟噠、弟噠、弟噠——』八路軍就是：『噠噠噠、弟噠、噠噠、弟噠——』小號兵一時改不過來，可訓練了好幾天，哪一早晨號母也沒有發過脾氣，總是手裡搖着號，耐心的說：『再來再來！』或是：『不急，慢慢來！』小號兵見號母這麼和氣，努力把號吹好，臉都掙紅了，還沒吹對，號母又說：『不忙，換換氣再吹！』在新五軍裡，早把耳巴子挨上了，那號母一說三橫，張口就罵人，不是：『你姐姐的皮！』就是：『入你個小舅子，笨豬！』一拳兩腳打得你喘不上氣來，還得站得端端的觀受！

小號兵慢慢疑惑起已往當官的說的話了。

雷鋒最會『擺古』，一到休息時間，大家就圍起來聽號母說故事，什麼『打胖官』什麼『豬八戒招親』笑得你肚子疼，他可把臉繃得緊緊的一聲不笑，再拿手一比幌，眼一擠，頭一搖，直惹得大家笑出眼淚來。

這天晚上，息燈號還沒吹，大家裏號母擺古，號母擺不過，炒擺了個『小人國』，小號兵一邊烤疥一邊聽，說完，大家都大笑了，小號兵笑得不夠勁，號母覺得小楊有些拘束，就說：『小楊，新五軍裡是不是也這樣擺古？』小號兵說：『時，那號母！』

臉一天吊得丈二長，號兵在他面前就像老鼠見了貓！」三馬說：「咱這兒不叫號兵，叫『司號員』！在遊戲時候和司令員也敢耍！」墩子說：「小楊你那天急的不快活？」小號兵忙說：「啥？」三馬說：「我見你那天從後面那個大樹上下來，看了一會，蹣蹣奸賊上一直不高興？」小號兵沒說話，小貓心裏頂靈眼睛一骨碌說道：「小楊，不要怕，我也是從漢奸隊伍裡捉過來的，咱一個小娃娃知道啥？儘管放心吧，忘了那些當官們的屁話吧！」小號兵看大家笑他胆，低下頭害起羞來，號兵機動的把話岔開：「楊小楊！我看咱以後就把小楊叫小羊吧！」大家說：「對對對，就叫他小羊吧！」話一提頭，大案就拉扯起各人的「外號」來了。原來他們班裡七個人都有外號。三馬真名叫馮虧。二非是會嘉的小名，胡曉生長的矮，都叫他墩子，范鴻賓本叫范延福，因他是漢奸范鴻賓是老鄉。迷糊本姓王，說話總是慢秧秧的，不知誰給起了這個外號，小貓原名李長久，圓臉，一對眼睛頂大像個貓眼睛，號母雷孩雖沒固定的外號，連上的指導員們見了，也要叫個「娃娃頭」！

這天晚上，娃娃頭又給小羊解釋了一番，小貓也拿自己內事打比，和小羊談了一陣子，末了問道：「這下不怕了吧？」小羊說：「嗯，我這下可算明白了。」

四 親兄弟也不過這樣

給小羊解釋了懷疑，大家還怕他過不慣八路軍的生活，發生別的思想，時時刻刻

都在照顧他。

整訓期間，團部決定十天會一次餐，這天正該着會餐了，小羊問：「會餐是幹啥哩？」小貓說：「吃好吃的。」一聽說吃好的，小羊趕忙往毛廁裡空了空肚子，把腰帶鬆了，向老鄉借了一雙長筷子準備大吃。

原來他在新五軍時，生活很苦，一天兩頓沒油沒鹽，因為催不來糧，有時連黑豆都吃不上，今年春天，連着吃了好幾天麻餅，每頓六兩，吃了肚子發燒，解手也不方便，人家手脚活的人會在打仗催糧時候弄錢弄東西，到處混嘴，他自己沒有槍，也不敢搶人，就只有咬着牙受苦。

今天，小羊眼睛盯着日頭，老是那麼高！往日下了操良盼多休息一會，今天可盼着快吹開飯鼓，二非是號值班，小羊一直問：「快了吧？」一非說「啥快了？」小羊把筷子一舉，二非笑了。

小羊在屋裡等得心焦，便去操場裡耍，開飯號忽然響了，大家到處喊「小羊！」小羊故意慢慢的從外面走回來，壓住心裡的歡喜，冷冷的說道：「又開飯了，成天光吃飯啦！」二非故意反問道：「快吧？」小羊推二非一把就跑出門了。

大家到了飯堂，人已經擠滿了，菜還沒弄好。饅頭做得頂胖，像個小皮球，別人都等着吃菜，小羊先吃了兩個饅頭。

今天是四個碗，兩個湯，炸丸子，一端上來，小羊的眼睛也像個丸子，直在丸子

上挖溜，人家一舉筷子，他先揀了很大的。

按着是紅肉、雞絲、總是小羊掃盤子，小羊用筷子夾着饅饅，在剩下的湯裡沾着，號母小貓都說：「少吃些吧，操心害病！」小羊臉一紅，一拾筷子，才讓炊事員把空盤子拿走。

小羊一共吃了六個饅，不算吃的菜，喝的湯，後晌又喝了盞冷風，夜裡肚子就疼起來了，半夜裡往毛廁裡跑了兩次，上吐下瀉，寬起稀來，號母忽然間聽得「堤堤堤」的聲音，不知誰拖着鞋從毛廁裡回來了，一問是小羊，便說：「怎的了？着涼了？」小羊只說：「啊，沒啥，沒啥沒啥！」

肚子漲了一夜，天明時才閉上眼，不知幾時吹了起床號，大家練完回來，都到炕邊來問：「怎麼？小羊是不是發燒？」小羊醒來一看，見大家都擁在炕邊，便把頭往被窩裏一縮，翻一個身，故意哼哼起來。

號母趕忙去請醫生，一會，醫生拿着體溫表來了，掀開小羊的被角，把玻璃管夾在他的胳膊窩裡，又把左手從被窩裡拉出來，替他診脈。

●接着，政委也來了，一進門就說：「怎麼弄的，小羊病了？」伸手摸着小羊的額頭，扭頭對號母說：「你們要好好照顧新同志哩！」又叮囑小羊不要再看涼了，走出門時又說：「告訴廚房做病號飯！」

小羊在被窩裡想道：「就是親娘老子，親兄弟也不過這樣阿。」

他不想跑了。

五、棒球場裏

小羊得了場病，大家以為他心裡總有些想不開的事，努力設法使他快活，小羊身上的疥也慢慢好了，一天跟着大家說說笑笑，也就一天天的活潑起來了。

從前年起，每天下午的器械操改成打棒球，棒球場裏司號班最活躍，小貓、三馬、二非、迷糊、都是棒球能手，誰要吸他們打，那就只有輸的份！

小羊在新五軍從來沒有打過棒球，前天，小貓說「來來，我教你！」一邊講一邊做樣子，小羊很靈醒，又看了別人打，兩天就學會了，接球準，跑的快，棒子也頂有勁。旁人都說和小貓他們比起來不差啥。

這天下午，團長也來打棒球了，一進場子就喊：「有我一個！」場裏已站好了兩排。團長擠進一排要當二號，原來一排守壘，小貓喊道：「團長你不行，你不會接球！」迷糊在後排說：「團長擦球有辦法，來我們這當一號吧！」團長說：「就是我還個人，隨你們安排吧！」到底給迷糊他們拉去了。

小羊站在攻壘排裡，看見團長來打球，又見大家這樣和他耍，覺得很新鮮，新五軍那團長可真像個活閻王，根本不到遊戲場裡來，小兵們一見他，老遠就避開了，八路軍可就是不同！

六、用不着打罵老百姓

小羊這回可真犯了錯誤。

團部偏院裡住着兩家老鄉，房東是一個老太太，頂和氣，她原是一個貧苦人，八路軍來了後，好多受苦人都翻身了，她也前後置了四畝地，如今日子很過得去，頗很感謝八路軍。軍隊要借東西，洗衣服，只要你有事求她，一定不叫你空跑。

九月天，柿子下來了，老太太沒有柿樹，鄰家給了幾個柿子晒在窗台上，那天，小羊悄悄拿去吃了，老太太聽見門外有響動，從窗櫺一望，見是司號班的人，沒瞞聲。

老太太屋後面有個毛廁，旁邊是個小門，通司號班，前天老太太在毛廁坑邊發現了一堆熱氣騰騰的糞，便用鐵鏟刮了，第二天又發現了一堆，老太太又刮了，第三天老太太就留神了，到時候去毛廁一看，見小羊正蹲在坑邊上，正是那個偷柿子的，老太太說：「嚨，你這娃娃，拉屎也不給坑裡拉！……」小羊一邊緊褲帶，一邊說：『你喊！你喊！』老太太溫和的說：『倒不是俺故意喊，娃娃，你這可不對呀，你已經兩三回丁了！』小羊怕人聽見，把聲音放得低低的、罵道：『你這老皮，真要上天了，你再叫，我給你抹嘴屎！』順手把老太太推了一把，偏偏老太太腳跟前有塊石頭，腿一歪就絆腳了，老太太就喊起來：「嚨，你這娃娃，到底是不是個八路軍？！」小羊一見事不

對頭，一陽子就竄出小門，直向跑掉，老太太隨後就追出來，這麼一鬧，司號班的人都出來了，小羊一看跑不脫了，索性站着不動了，心想：「這老百姓真是賤骨頭，你越讓他，他越欺侮你，你讓他出來又能把我怎的？這有啥不得了？新五軍裡這是常情！」小羊知道八路軍不與百姓計較，慢慢變得胆大了。

號母站在門口問道：「幹啥？」老太太說話，小羊先着說：「拉屎沒有拉到坑裡，就這麼點屁事，值得出來大聲嚷嚷？」說話時一直笑着，打像平常一樣說說笑笑完事，誰知道這會大家誰也不笑，靜靜的聽着老太太說話，老太太把偷柿子的事情都說出來，末了說「說這也不算啥大事情，可是要叫那些壞人知道了，可就給八路軍貽壞名聲了。」號母說：「老太太，你說得對，他是個新同志，不懂規矩。」解釋了一翻，把老太太送回去了。

這邊，小貓鄭重的給小羊說：「你這可就不對了，同志，不要說這是小事情，啥是大事情？你成天唱三大紀律歌，做的時候就忘了！」三馬說：「咱是誰的隊伍？」墩子說：「可不能再像新五軍那末了，對老百姓張口就罵，伸手就打……」二非說：「小羊，你身上那些舊軍除的毛病，以後可要改哩！」小羊一直低頭不語，一會，號母來了，見大家這樣責備他，便說：「算了，只要明白是錯就算了，他到底是個新同志。」

天黑時，墩子三馬坐在操場上的大石礮上，又跟小羊談了半天話，墩子說：「要

就撻個紙捻子，往他耳朵窟窿一鑽。小羊打個冷戰就醒來了。

們爲小羊常在課堂上睡覺，指導員給司號班長說：「對小羊如今先要抓緊識字！」

三天以前，三馬、小貓用自己紅麻線分的紅，買了些麻紙給小羊。小羊自己訂了個生字本，把那些字寫了進去。小羊自己訂了個生字本，把那些字寫了進去。小羊自己訂了個生字本，把那些字寫了進去。

起先，小羊對識字不成興趣。號班長說：「要識字阿。識字多了將來才能辦大事，在哨八路軍裡只與你有學問。有本事。團長司令員都能當！」這一番話可把小羊打動了，他想起了自己是一窮娃娃，小時那些老財娃娃怎樣欺侮自己阿！娘也是因着沒啥吃，又欠了好多賬，財東逼死的，他要幹大事，要報仇，要出一口氣！

小羊自己先寫了自己的名字，寫完後，又把「揚」字寫成個「揚」字，把「慶」字寫成個「慶」字，把「生」字寫成個「主」字，可是沒一個人笑他。小貓捉着他的手寫，三馬捉着他的手寫，小羊自己寫，可憐小羊小時上不起學，現在寫字又沒人管，今天才算寫了個。

學會了名字，該認的字哩？大家問他吃飯的「吃」字怎樣寫。出操的「操」字怎樣寫？……小羊說着還有好多字沒寫。三馬又給小羊訂了個木頭籤，小羊用布做了個錢袋子，帶在身上，一坐在地下就畫字。大家說小羊識

字很努力，有時人家去遊戲，他也爬在桌上寫字，眼睛盯着筆尖，鼻涕流在紙上一大堆。

不到兩個月，小羊學會了一百五十多個字，你要揭開他的生字本就會看見歪歪扭扭的寫着這些字：「老日子蹣跚中國人！」「漢奸走狗不要臉！」「八路救國救民打日本」「好男兒參軍」「堅決光榮」「愛護羣衆」「受苦人團結」「惡霸老財當漢奸」「該死！」等等，雖說有些字缺畫短點，少鼻子沒眼睛，但都用了一番功夫。

這些字小羊不但會寫會認，還會講，政委那天來司號班，看了小羊的生字本，問道，「漢奸走狗怎的不要臉？」小羊說：「你看！」做了個漢奸見了日本人敬禮的樣子，還說了個新五軍當官的往日威風凜凜，見了日本人就低聲下氣的故事，說完了罵道：「哼！那些漢奸見了日本人光知道抵抵屁股！」引得大家一場大笑，政委把小羊的生字本合住。皮上畫着些小貓小狗小鷄子，花花綠綠十分美麗，最引人注意的是一個大鼻子圓腦袋的娃娃。旁邊寫着「小羊」兩個字，政委說：「哟，這是誰畫的？」小羊說：「我來。」政委說：「你小羊長得這麼醜陋，你給人家畫成妖怪了。」大家都笑了，政委拍着小羊的頭說：「好好學習吧，小兒，將來一定是個文武雙全！」

八、想一想

轉眼過了兩個多月，年關到了。

爲了檢查思想，推動工作，幫助同志進步；政治部指示各部從下到上召開「想一想」會，回顧這一年來，政府老百姓對軍隊怎樣？軍隊對政府老百姓怎樣？

司號班在每天晚上開會，已經舉行了四次了，一個一個的回憶，自己發言後大家補充。七個人「想」過了，只留下小羊了，他像是有些事情很難出口。人家都搶着：「報告，我來檢討！」小羊老是不肯，一直遲到今天。

下午，大家都正在遊戲，小羊儼着跑回來，蒙着被子睡了，可不是睡覺，是在想今天的想「想會上」坦白哩？還是不坦白哩？他怕說出來人家笑話；可，又見敬子前天在會上坦白說，他春天在河面掉了老兩根針，吃了老鄉好多紅薯，說了後沒一個人笑他，也沒受笑問，他母親說：「誰也莫笑話誰，不管大小事盡管說吧，笑說出來你已經是進步了。」

小羊想了再想，決定今天會上把什麼事都要「坦白」出來。

遊戲回來，正是掌燈時分，今天迷糊是值班，點起了一盞麻油燈。

一個三間大的屋子，粉白牆，四面牆上貼着標語：「隨時不忘羣衆！」「努力學習，不斷進步！」「最坦白的人也是最愉快！」屋當中地下埋了一口鐵鍋，裡面生着一堆紅紅

的木炭火，大家把板凳放倒，坐在周圍，靜悄悄的嚴肅的像個大人。

「別人都過慣了會議生活，一發言就是一大套，小羊可不會，大家的眼睛都盯着他，也是他今天心裡有事，動作有些拘束。」

班長坐在窗下的桌子上做記錄。看見小羊的樣子，怕他說不出話來，便說了個笑話，讓會場空氣活躍起來，大家見發聲一闢，就打起精神，你動他的胳膊窩，捏捏你的鼻子，小羊也跟大家要起來。

開了一會，班長說：「今天讓小羊想一想了，你那個六上三個月的工作，就主要的檢討一下你入路軍以後有些什麼進步？現在思想上還有什麼問題沒有想通？那次犯錯誤紀律的事大家都知道了，就不必再提了。」小羊聽着班長發言了：「有些事你們還不知道哩。」說話時嘴邊笑着，臉可紅了聲音也不利落。眼睛只盯着烤火，手背，又說：「我嘴饞，最愛吃些零碎，又沒錢，就去串門子，見老鄉家裡有花生有柿子，我就說：老鄉賣給我一塊錢的吧，可是老不夠錢，老鄉見我入路軍就說：『噲，買什麼，拿錢去吃吧。』我就答應着天天吃東西，這是我的缺點，我以後要吃苦，再不吃零嘴了。」說到這，大家都笑了，班長怕小羊不說了，顯出毫不在意的樣子，小羊不肯囉嗦，有啥說啥，便又說第二件事：「我在新五軍裏，聽當官的說，八路軍是一群土匪，整天餓在山溝裡，缺吃少穿，亂要亂殺，長頭髮髯臉，不通人情，捉住俺們就活埋，我剛來時，頂怕，老想跑，差點跑了。」便把那天上樹的事說了，末了說道：「我今

天的檢討就這麼沒了。」說完話，臉上十分快活，不拘束了。大家都輕輕的笑起來。小羊趕忙把在昨天會上學得小貓的那句話加上道：「希望大家不客氣的批評我，我好進步！」班長笑着問，「如今還想不想跑？」小羊說：「如今明白啦，不跑啦！」班長說：「以後要再給他們捉住哩？」小羊翻了翻眼皮說：「捉住我也要偷着跑回來！」班長誇獎的說：「這才是好漢子！」

今天小羊的發言太簡單些了，不很深刻，但大家見他是個新同志，不會檢訖，有些話小羊都談了，便不細求了，隨便和他扯起來，三馬發問道：「你爲啥一定要當八路軍？八路軍到底有啥好處？」小羊滿肚子的話，一時可不知道先說什麼才好，只是隨口說道：「八路軍打老日，不受害苦人辦事，不打罵人，待人和氣？」聽了他的話，大家都面對面的微笑着，用眼睛問着小羊，班長說：「你那疥瘡是怎樣的？」小羊說：「哦，是了，我這疥瘡在……」裡就沒人管！一來八路軍不幾天就好了。」小貓說：「你那被子誰給你縫的？」小羊說：「是老太太來，哦，莫忙，還有哩，咱是老百姓的隊伍，咱對老百姓好，老百姓也對咱好！」剛說完，又加了一句：「咱班裡大家對我都好，我心裡實在過不去！」

大家對小羊提了些意見，批評了他的缺點，稱讚他進步很大。識字積極，又說對他的教育和幫助還不夠。只有范延福沒有發言，這孩子常不愛多說話，敬子說：「范鴻賓，你怎的不發言？」范延福說：「我提議以後不許把人這楊區生同志叫小

羊。」小貓說：「叫個外號有啥關係？」范延福說：「有啥關係？俺們姓范的還有不少好人，爲啥一定要給俺『范奸名』？小貓做個鬼臉說：「那你說你『算了，爲啥要拉扯旁人？叫你范鴻賓你就成了范鴻賓了？我們叫你范鴻賓——范鴻賓！范鴻賓！連范鴻賓自己也笑一下笑了。」

最後，班長說了話，叫大家更進一步。范延福和教范鴻賓是老同志，又特別指出：「楊慶生同志的說，大家吹得都好，他們應該虛心學習他的技術！」

會後，又打跳了一陣子才睡覺。

九、老革命

小羊學習更積極了。在訓練班，司號班選了他個學習模範，這得了不少獎品，他大大的活躍起來了，「發快」，發笑，不：在操場上，課堂上都成了活動份子。

每天早晨會操時，司號班都在旁邊線號，小羊總愛出個洋相，吹號時要個花，調子裡多加幾個字，戰士們指指點點的一個傳一個，都認識了小羊，人們紛紛議論小羊的過去和現在。

整訓總結那天大閱兵，司號班集合起來在隊前奏軍樂，小羊挺着胸膛走着正步，臉掙得通紅，遠看像個大紅柿，戰士們低聲互相說着：「你看你看！」

隊伍繞場一週，只有小羊和號母奏着主詞，別人都配着和聲，連下同志都說：「那小傢伙的號就是有股特別味道！」

過了年，正是舊曆臘月天，部隊進軍道清線，冰天雪地，行軍打仗，小羊很能吃苦；他給脖子上圍一條白肚絲手巾（得的獎品），皮帶上拴着個小手榴彈，乾糧袋圍在腰上，右邊揸個小掛包，左面揸個大衣卷，（號母送他的一件勝利品），腿頂短，裹腿打得很粗，屁股蛋上吊着把小銅號，走起來，滴溜滴溜的，行起軍來，總看不見他有個疲勞樣，跑得頂快，頂帶勁，從沒有掉過隊，有時還要求替旁人揸東西。

有時，隊伍打了一天仗還沒吃飯，戰圍一結束，小羊就尋柴弄水燒火做飯，樣樣都幹，有時宿營了，房子少，自己睡門板，讓別人去睡炕，班裏的同志都吃驚的說：「小羊成了老八路了！」

小羊打仗時也很勇敢。他參加過兩回戰圍，看見連裏的司號員們，都很英勇，不怕流血，心想：『我也不能叫人笑話！』打程封，打章五，都是天快明時開火，還是滿天星星，小羊的號在早晨的冷空氣裏一連串的叫起，敵人從夢裡醒來，胡亂打槍，小羊跟着主攻部隊，子彈在耳邊呼呼的響，小羊十分胆大。像號母那樣站得筆直，只管吹號，一動也不動，戰士們一聽見他的號，勁就上來了，一個衝鋒就把敵人壓倒了。

自此以後，人人都說小羊的號吹得漂亮，每一次戰鬥小羊總是在主攻方向，一遇緊急關頭，團長總是喊：『調那個小羊上來！』小羊的名氣越來越大，人們一碰見他，

就叫『小羊！』不熱誠口也要叫個『小號兵！』都說：『過來過來！』很愛和他玩。

六月四部隊又向平漢線前進，大熱的天，隊伍在行軍中不斷小休息，小羊常常在隊伍後面跑，只叫他，叫那個，要不就『唧唧』的吹兩聲號，指揮員們一抓住他就捏住耳朵問：『說，你叫啥名字？』

那天行軍，小羊屁股上吊着號，從大隊旁跑過，三連文書喊：『小羊小羊！』小羊回頭一看，知道他是個『活寶』不理他，自己走了。文書說：『喲！看你一搖一擺的倒像個老革命！』隊伍裏引起一陣哄笑。從此好耍的人們一遇見小羊，就招三喊道：『老革命！老革命！』

十、被俘

八月十日老日子投降了，七分區部隊奉命向道清線前進，第一步是收復盤下的輝縣城。

圍困了兩天，敵僞不投降，第三天的黃昏，部隊展開了攻擊，敵人一面抵抗，一面準備逃跑。

半夜時候，敵聲小些了，城外部隊準備着新的攻擊，就在這會，敵人包圍了，

向後跑去，我命令追趕，小羊被分在這支追趕部隊裡，跑走。戰母匆忙的說：『跟着連隊可不要亂跑，小心出事！』

小羊跑得氣喘喘的，緊跟着隊伍，一邊跑，一邊長說：『羊，西可把輝縣老百姓糟蹋夠了，咱今天要打他個落花流水，你可要使勁吹號哩！』小羊說：『噫！把吃奶的勁都使出來！』

天氣陰沉沉的，平原上的野風呼呼。前面跑的快，後面也追的快，只聽見一串沙沙的脚步聲，在橫在面前的一條小河邊，敵人發現了後面的追兵，一陣混亂，好多好多被打死在河心裡，順水流去。這是大反攻的第一輪，小羊高興極了，在一片槍聲中沒命的吹號。

『兇兇追急了也要咬一口！』敵人在玉泉地裡頑抗起來了，衝上去的戰士們稍退了一下，爬在土坎上打手榴彈，羊匆忙中也解下自己腰裡一顆太行造，塞進敵人窩裡。『……』火光在夜色裏亂竄，越打越眼紅，追兵和潰兵攪成一團了。

群十分混亂，小羊在中間擠擠，忽的被誰在臉上重打了一下，腳下一踉蹌，胳膊被人扭住了，小羊正想掙扎，却已被拉到水邊了。『撲通撲通！』敵人把他拖進水了。

河水有半人深，多虧小羊小時會浮水，要不就淹死了，過了河他才發現自己被俘了，當槍聲停下來時候，他知道對岸自己的人回去了，對着滾滾的河水，對着那寬

寬的河岸，小羊流起眼淚了。

●敵人跑得零零落落，過一河又跑了二三里，才收拾了一下狼狽的人馬，在一個村上歇了，當兵的都散到村裏去尋吃喝。天已黑了。

小羊被人家捆起了右手，沿水溝流的，一邊吊着兩根鼻筋，嘴裏流着血絲！銅號也不知幾時丟掉了。日本兵們着刺刀故意在他面前晃來晃去，還不敢踢他一脚，打他一掌，小羊受了欺侮。

進了村，他被帶進一個小屋子，裡面正點着一堆火，燒着幾百姓的一個銅櫃子，旁邊坐着兩個人，一個人鼻下留着短鬚，像是日本人，另一個鑲着金牙，撇着京腔，他們正在火邊烤着溼衣服。

小羊一進門，鬚子鳴啦了兩句，金牙瞪着眼睛說：「小土匪，說實話，你是個幹什麼的？」那個牽繩子的說：「報告，他是個號兵，我昨晚上幕忽忽的看見了，就是他在吹號！」慢慢地屋外擁進來一羣人，有些壞傢伙主張：「砸了他！」金牙把尖鼻子一聳，把滿肚子的氣都想在這孩子身上發洩一下，他取出盒子槍，用槍頭在小孩額頭上敲着，咬着牙說：「我把你呀！我把你呀！……」一縷鮮血沿着小羊的鼻樑流下來，他一聲也不吭。

恰巧還會又細進來一個俘虜，金牙發瘋的跳起來罵道：「你們這一群惡賊，你們想怎麼着？想上天嗎？咳，咳，咳！」便命令左右道：「丟去丟去，砍了他！」

爲了問口供，小羊被漢奸們把頭細在腿上，擦在一個滿載行李的牛車上，被驅到
河的拉進新鄉城。

十一、獄中

小羊被關在牢裡了！

一個不到兩間寬的小房子。黑黢黢的，只是在上午被推進來的時候，門開了一下，就在這一剎間，放進一點光亮，小羊只看見屋裏圍着幾個人，東倒西歪的擠在一個小炕上，另一頭放着個拉屎的馬桶，小羊正想細看，「砰」的一聲門關住了，他被泡在黑暗裡了，接着是一股一股難聞的臭氣沖得他頭昏。

屋裡的人聽見門聲響了，見推進來一個穿軍裝的小孩子，擠出一個地方讓他坐，小羊渾身的衣服還溼着，頭有些發癢，倒在炕角裡，身子都軟癱了。

身邊有一個人問道：「你姓什麼？是怎麼了？爲什麼？」小羊說：「捉過來的，八路軍！」一聽這話，那三口一齊「噢」的一聲替小羊嘆息起來了。這三口都是從輝縣抓來的村農會主席，前天還有兩口八路軍和他們一塊坐監，如今已經走了，他們料想這孩子也活不成。

小羊聽他們嘆氣，知道事情已經定了，他比誰都明白，他左看右看，見的太多了，那些狗漢奸多狠心呵，一捉住八路軍那就問了！

小羊閉着眼，一時也沒氣力說話。他閉眼時間短，他只「囑囑」的答應着，四個入學子裏身子都沉靜下來了，土炕是得大緊，可是誰也沒辦法，誰都被縛着手。

小羊閉着眼睛，望着一片黑暗，耳邊「絲絲」的響，他想起小貓。想起乾母，想起團長，想起……「就再見不着他們了嗎？」他哭了。

小羊昏沉沉的睡過去了，不知過了多少時候，忽然耳邊「叮」的一聲，小羊睜開眼睛，四面張望，背後牆上忽然出現了一個極大的圓口，幾道光，有似戴頭的人頭在外面轉動，像在看守兵。小羊從炕上掙起來，心裏有些發憐，但聽到外面說：「吃飯！」才放心，跟旁人一齊湊到門口。

借着光亮，小羊細看了一下和自己同屋的那三個人，都是莊戶人，兩個年青夥子，一個老年人。

四面巡邏來八個小饅頭，看守兵說：「一人兩個！」那個老年人手都拘攥了，接饅頭時說：「能不能把饅頭分一下？」看守兵說：「不能呀，老鄉，有點屈吧，這是上頭的命令，這一個小兵怎敢隨便。」

小羊問開了，屋裡又黑了，老年人忽然說道：「你吃吧，小同志，我反正是要死在狗入的手裡了，吃不吃沒啥，你不能餓着，你年歲小，也許不會毀你的，吃吧！把我這饅頭給你！」小羊說：「我這會吃不進去！」老年人又說：「同志呵，你是打涼縣城才叫敵人捉住的，那些王八旦把涼縣人欺侮夠了，你們救了涼縣人，我不忍心看你受

罪！」說得小羊也難過起來了，他和老年人談了好多話，知道了這是四十軍的監獄，知道了這裡大天半夜殺人，知道了凡捉住八路軍農會民兵不問道理都要弄死，可是老年人說：「你是個小孩，想法兒哄他吧，跑出去再說！」

一會門又開了，來了一個兵，說道：「小孩子，出來，問你話！」小羊帶着手銬被引到一個大廳裡，一進去，旁邊掛着白門簾的一個小屋裡，有人喊道：「帶進來！」小羊跟着進去，見屋裡很是華麗，光溜溜的電漆桌，舒服的躺椅，滿牆都掛着美人畫，桌上立着個半人高的大鏡子，鏡面上鑲着一個大紅太陽，小羊看得眼花，忽聽得「站好！」一聲，定睛一看，見桌旁坐着一個大胖子，眼鏡，八字鬚，這人一見小羊，覺着有些稀罕，歪着頭一直端詳，老半天才問了名字和年紀，接着說：「哼，看你這球樣，可憐透了，來，先吃點東西，你們那土匪隊伍可夠窮的了！」叫把手銬鬆了，遞給小羊一塊點心，小羊不敢不吃，伸手接住，胖子看小羊吃着，一直天真的迷着眼笑，他長着兩隻山羊眼睛，死巴巴的頂怕人。小羊心想：「你看那兩個眼，惡狠狠的，這麼哄我爲了啥？」胖子忽然說：「你在裡頭當的是號兵？」小羊沉住氣，胡謊道：「我原在第一路楊團長那裡當號兵，八路軍打牆壁把我捉去了，如今還不到兩個月！」胖子死板的「哼」了一聲說：「哼，撒謊，你一定在裡頭幹了三四年了，你是不是個小共產黨？三四年也該升個黨員了！」小羊連忙說：「官長，我不懂啥叫共產黨，我實在是給八路軍捉去的。」說完話心裡很發慌，生怕漏了洞，胖子却奇怪的把頭在空中轉個圈說

：「放的堂堂的中央軍不當，去當那個土匪隊伍，真是沒透了，如今快別再叫『十軍來吧。』」小羊心想：「四十軍明明是漢奸隊伍，怎的又成了中央？不管叫啥名字，反正都是一個貨，我嘗過你那味道。」「暗裡却乖巧的說：『只當長官做。』」胖子摸着八字鬍，嘴裡笑有，眼睛閉着。半天，說話。小羊戴起兩隻圓圈的黑眼睛想道：「哼，你心裡琢磨啥？你覺着我叫你哄了？我知道你們那狠心腸的，反正叫你們捉住，至多就是他死吧。」半會，胖子才睜開眼慢慢的問道：「你們那司令叫什麼？」小羊淡淡的說：「姓朱，叫——叫——叫——叫朱德！」胖子以為孩子沒有惡意，搖下頭說：「你是那部份的？」小羊說：「司號班。」胖子說：「你是孩子，笨、笨、笨！我是問你——」小羊顯出不明白的樣子說：「問啥？旁的咱可不知道！」胖子不耐煩的說：「你們原先在那裡住着？」小羊說：「右盤上，忘了村名叫啥了。」胖子開始發現這孩子在騙他，從牆上摘下一把日本軍刀，明晃晃的放在桌子上，威嚇的說：「今天要不說實話，我宰了你！不怕你鬼大！」小羊要哭的說：「官長咱才過去不幾天，實在啥都不知道！」胖子還問：好多事，小羊想道：「他問了我的話，不知要幹啥鬼事情，那我就對不住八路軍了。」又想：「反正不是難活了，說了也是死，我死也不能給八路軍丟人，叫號母他們聽着笑話。」便咬着牙，一概都說：「咱總會知道？」胖子氣急了，羊眼睛一瞪，狠狠打了小羊兩個耳光，小羊「哇」的一聲給他哭出來。

忽然，門簾掀開了，進來一個擦胭脂粉的年輕女人，還是胖子的姨太太，一進來

把小羊上下端詳了一陣，就妖聲妖氣的說：「哟，這末一點點個小兵，你是那兒幹了？」轉頭對胖子說：「你這老糊塗，爲啥打他？」胖子一見太太爲軟了，小羊晃狀，趕緊哭着叫道：「媽媽……」姨太太高興了，一定要小羊給媽做「繡兵」，胖子發力做出生氣的樣子說：「不能！不能！這小田子是個小奸匪！」但總扭不過姨太太最後折衷了一下，叫小羊暫時仍押進牢去過兩天再說。

小羊被押回來，但屋裡沒人了，正在疑惑，忽聽門外有呻吟聲，那三個人被看守兵攔回來了，原來小羊走後，他們被帶到另一個地方去審問，敵人用棍子壓他們，叫他們供出農會的人名，他們至死不講，那個老年人腿肚都給壓裂了，一躺在炕上，喘咽起來，小羊想安慰他，可不知說些什麼才好。

天黑了，門縫裡的那一線光明也不見了，這一夜多長啊！

炕小，跳蚤多，心裏又不安，小羊一直睡不着，心裏頂亂，一會記起白天罵自己「土匪」的那個胖子審判官來，暗想：「哼，那時，我跟着你們罵八路軍是土匪，如今我也成了土匪啦，可是我沒有搶過老百姓一個大子，哦，反正由你們那皮嘴說哩！」一會又想到八路軍，號母小貓……的影子一直在眼前轉，半夜時候，他靠着門，側着耳朵，靜等着不祥的事情，還好，這一夜沒動靜。

十二、小羊不見了！

河水嘩嘩的響，敵人不顧死活的從河這邊跑過去了，槍聲不響了，指揮員命令：「整理隊伍！」追擊部隊集合起來了，黃連長立刻發現團部的小號兵不見了，他派通訊員上別的連去找，回來都說：「沒有見！」他急了，把三個通訊員都分到附近去找，自己也在河岸上喊起來：

「小號兵！——小號兵！！——小號兵!!!」

「小羊！——小羊!!——小羊!!!」

但是沒有回聲，河水依然嘩嘩的流，天黑漆漆的，星星的小雨撒下來了。

「這小鬼，咳咳，完了！完了！」黃連長絕望的在岸邊稀軟的沙土上重重的踩着腳。

一會，通訊員回來了，有一個報告道：「二排有個戰士看見了，說小號兵叫敵人扭走了——這不是他的東西！」連長從通訊員手裡接過來一把踏扁了號筒的破號，長嘆了一聲。

x

x

x

x

x

輝縣城打開了，圍城的部隊進了城，人們好奇地在這打過仗的市街裡踽踽着，小

騎三馬夾在人羣裡，到處亂竄，他們一整夜沒看見小羊了，很想在街上碰見他好一塊轉遊，但走了好幾條街巷，遇着好些熟人，總沒見小羊。

晚飯前，下連的號兵都回來了，司號班的人都齊了，就是不見小羊，號母說：「他跟着黃連長去擄敵人了，等會就回來！」

小貓三馬、二非、墩子、范鴻賓，都檢了不少勝利品，紅鉛筆，日記本，花線織的小書包，……雜七雜八大堆，小貓特別挑出來一個東洋小馬刀，鮮紅鮮紅的化學刀鞘子，刀把上雕着花，準備回來交小羊。

司號班住在一個漢奸老財家裡，睡椅、蚊帳、珍瓏的小茶碗，九分闊氣，桌上放了一個打仗得來的戲匣子，「大頭和尚」「小放牛」京戲，相聲，片子很多，號母便把留聲機開起來，旁邊有的剛洗了腳，光着腿躺在椅子上，有的慢慢的呷着茶，都安詳的閉着眼皮，聽着唱片很是開心。

忽然，留聲機裏大笑起來了，聽的人也笑了，號母說：「要叫小羊聽見了，也要跟着洋人笑得喘不上氣來哩！」

別人都都在聽唱片。范鴻賓不見了，一喊，他却在小房裡。原來他正在給小羊弄鋪哩，這是一隻小竹床，上面鋪了一張厚厚的大黑氈。

三馬墩子都說：「小羊爲啥這時候還不見回來？」正說話，參謀處任參謀進來了，他說：「你們倒還不高興，剛才黃連長報告，小羊被俘了！」青天霹靂，大家從椅子上

跳起來，面面相覷，半會說不出話來，留聲機沒人攪了，發出嗚嗚的哭聲來。

開飯時，司號班好幾個人沒有去吃飯。

壞消息，馬上傳開了。

「小羊被俘了！」團部各單位中間傳開了。

「小羊被俘了！」各連連部傳開了。

「小羊被俘了！」戰士們中間傳開了。

人們紛紛詢問着小羊被俘的經過，都說：「可惜！可惜！」團長政委剛一聽別人講，一直問：「真的！」還希望這是一個不真實的消息。

晚上，責追長犯了錯誤似的站在團長面前說：「事情一發現，敵人已經過了河，實在沒法救了，聽說現在已拉進了新鄉城！……」。

十三、逃走

第二天，天明後，老年人說：「小同志，不要緊了，你好好睡一會吧！」誰知那些漢奸們今午要弄大白天殺人了。

是在下午，天陰着，「噤」的一聲！牢門打開了，一隊兵在門口分成兩列，一個人在門口一招手，四個人走出來了。

在一個老大的荒園子裡，有一個剛剛挖開的土坑，日本兵和已換上「中央」臂章的皇協軍，嘻嘻哈哈的在坑邊的黃土堆上圍成一圈，四個「犯人」帶來了，他們讓出一條路來，小羊知道是怎樣回事了，突然間臉色變得慘白。

「喂，小土匪，看見我了嗎！吓得我連魂都沒有了！」坑邊有人說話，小羊一抬頭，見前天審問他的那個胖子站在坑邊的人羣裡，慢慢的吐着烟圈，那兩隻羊眼睛變成狠眼睛了，小羊想說兩句話，可總是說不出來。

胖子發笑着，在每一個犯人身上打量着，勝利的高擰着八字鬍，朝那個老年人說：「你們共產黨向來就講英勇犧牲不怕死，那咱們就照辦吧。」然後抬起下巴，命令着：「還等什么？早點讓他們舒服吧！」馬上有幾個兵簇擁着三個農會主席，小羊斜眼向他們一瞥，見他們臉上的肉在抽動着，人在臨死的時候，多難啊！

農會主席被推進坑了，他們不知道賊，句什麼，小羊正在尋思，忽聽胖子喊起：「埋！埋埋！把這個小土匪也推進去！」小羊只覺自己的胳膊給人提住了，往坑跑，兩步就昏過去了。

小羊醒來的時候，見自己坐在坑邊上，那三個農會主席不見了，旁邊有人正在填土，他仰頭一看，見自己周圍站滿了人，都在裂着嘴笑，胖子笑得身子直往後仰，用指頭敲着小羊的頭說：「小土匪，要不是念你只有這末大，早把你一脚踢進去了。」小羊屈辱的被帶回來，給胖子的姨太太做，勸誘兵。

這女人是個狐媚精，一天胡吃浪喝，一頓總是好幾個菜，抽料麵，看戲，常常半夜睡覺，十二點鐘起床，胖子在她跟前總是輕皮淡臉，常引一些雜七雜八的人到家裡來打麻將，姨太太和那些人眉來眼去，小羊覺着很不順眼。

這女人是個潑婦，動不動就發歪，小羊做事稍微不稱她的意，她就罵道：「你這小賤貨，你這賤骨頭，你要撒賴，我說句話就把你弄死！」小羊一天提心吊膽的，事情做好，有時還可以得一塊糖吃，一不對頭，這妖精還會擰人，小羊給他擰得青一塊紅一塊。

小羊一天頂忙，家裡常來人，烟屁股，瓜子皮丟得滿地，每天光掃地就得十多回，那妖精常在晚上看戲，大半夜才回來，小羊坐在燈下打盹，等她回來才敢睡覺，昨天晚上她天明時才回來，小羊睡着了，她一進門就喊：「喂？人呢？燈呢？」就又罵道：「你這小賤種！你這賤骨頭！……我說句話就把你弄死！」

姨太太給衛兵說了不許小羊出大門，小羊一個人睡在一個小土屋子裡，常從夢中哭醒來，夢裡常遇見他那給人逼死的娘，遇見前天給胖子活埋了的那個老年人，遇見號子，小貓，三馬……團長政委……

從夢裡醒來的時候，小羊就更難過了，還是他一個人孤零零的睡在這兒，永遠在這兒受作賤嘛？不能！這惡胖子！這妖精！這漢奸！這些好吃懶動的人！這些殺人賊！……說不定那會不高興了！說句話就把你弄死！」

他想回家去，已經沒家了，想來想去，只有八路軍是自己的親人，政委、號母、小貓……他們待人多親愛！他們是受苦人的隊伍！他們做的是正經事！跟上他們將來才有出息！小羊還記得他曾給號母說過一句話：「捉住我也要像着跑回來！」他如今想：「我不能說空話，無論如何要跑回去！」新鄉這一帶又不像根據地那末多的「拿紅錘子的」小羊決心：「跑！」

這天，天剛黑，胖子妖精都不在，院裡人靜靜地散步了，小羊要溜走了，他扭着姨太太床頭的皮箱想弄點錢帶上，可總是扭不開，只在桌上的「洋糖」瓶裡狠狠的抓了一把，把兩個口袋塞得飽飽的。臨走，把屋裡踢打得一團糟，鎖上門，心裡突突的跳，大着胆上了院後面一棵大樹，翻牆跑了。

十四、我是八路軍！

小羊從牆上跳下來，不敢走大街，在烏黑的巷子裏亂竄着，碰見哨兵問口令，胡亂答應兩聲，人家見他是個小孩，也就放過去了。

出了新鄉城，天上下起雨來，小羊倒放心些了。他往日聽說城周圍都有八路軍，就向曠野裏飛快的跑開了。

他像個出籠的小鳥，眼睛急得要發火了，冒着雨，約莫跑了半個時辰，走到了一

個小莊止。他到了旁邊的一家，遇着了個慈賢的老太太，這老人一聽他說，是八路軍，舉着麻油燈吃驚的把這孩子打量了一番，當她看見那兩隻乞求的圓圓的黑眼睛時候，她說：「呵！可憐的孩子呀！」把自己孩子的衣服給他換了一身，吃了兩個玉笑餅子，留他在暖炕的熱炕上睡了一夜。

第二天就下雨了。小羊閉起眼睛，想着：「那妖精還會也許這雨不開門哩？也許這屋裡有窟窿？急死他，急死他吧！」想着，笑，猛記起口袋裏還裝着糖哩，伸手一摸，卻只留下幾塊。原來跑得太慌了，都掉在路上。

小羊遞給老太太一塊糖，自己已「圪崩圪崩」的咬吃着嘴邊流着甜涎水，一直就睡過去了。

天雨時一雨停了，老太太說：「娃娃，帶上雨，窩窩頭，朝着西南跑吧，那邊有八路軍！」小羊就又在黃河岸旁的這一塊上沙地上跑起來了。

這一帶情況很混亂，雜牌很多，八支隊，李狼頭，土匪隊伍到處亂竄，小羊一路上碰見好幾回，見他們押着拉來的糧食和牲口吊兒浪噏從對面走過來，他便蹲在路邊酸棗樹行裏拉屎，都躲過去了。

有一次，走到一個村邊，看見村裡站着個哨兵，小羊心裡着急，恰巧，後面過來個挑着食車的，就趕忙去跟那人拉車子，進了村，那哨兵就攔問，就這末一路上往前混着，天黑時，跨過平漢線，這一夜小羊沒敢在村裡住，睡在一個小廟裡，是個關爺

廟，神桌前有個石條，小羊倒下去就呼呼的睡着了。

第二天黎明，小羊從石條上爬起來滿身都潮溼了，抖擻一下出門又跑，半路上又碰見兩回雜牌，他們都不細問。可是越往西走，事情越麻煩，老百姓比軍隊還問得細。

半晌午，小羊走到喬莊，給一個老鄉查住了。扯着胳膊拉進村裡，問問這，問問那，小羊不知道這人是好人還是壞人，不敢說實話，只是隨口胡說，這人見小羊說慌，更疑惑了，像見了仇人樣的，大喊道：「你說，你是八支隊還是李狼頭的？不說實話我槍死你！」小羊含糊的說：「這！這地方有沒有八路軍？」這人說：「哼，你想打聽八路軍的消息，小狗入的，你八分不是個好東西！」出掌就要打，小羊趕忙說：「我是八路軍！我是八路軍！」這人聽了這話起初不相信，等小羊把事情說明白了，就完全不一樣了，連聲說：「真怪真怪，小同志！壞軍隊前天到處放槍，老百姓算把他恨透了！」引小羊吃了一頓飯，指着一條小路說：「小同志，一直往前走吧，馬莊就有八路軍！」原來這是冀魯豫九分區根據地。

小羊在風天裏奔跑了兩天！沙土，臉上舖了厚厚的一層，因為心裏着急，舉動十分倉惶，走到馬莊沒遇見隊伍，却又給老鄉盤問了一番，費了好多周折才說清。

聽說隊伍往前走了，小羊心想：「不管什麼份，只要是八路軍就好了。」就又往前走，到了沙屯，見街上寫着不少標語：「擁護共產黨！擁護八路軍！」「軍民團結起來！」

「小羊知道是回到自己家裡了，心『嘩』的一下放下來了，但腿馬上也軟了，走不動了，半後晌，才走到小莊，誰知又碰上了些穿黃軍裝的軍隊，叫人家捉起來了。」

小羊前晚上，跑出新鄉時，只顧亂跑，實在是繞遠了，這裏已是武原地方。

十五、受了委屈

賈支隊的哨兵站在村邊上，看見遠遠走來了一個小孩子，喊道：「站住！」小羊抬頭一看，見那哨兵穿着黃衣服，叫苦道：「天哪，我又碰在皇協軍手裡了！」哨兵叫他「過來！」

小羊走到哨兵跟前，哨兵問：「那裡的？」小羊說：「是到原武去看親戚來！」哨兵說：「你是那裡人？」小羊的口音不像本地人，便支吾起來了，另一個哨兵聽着不對頭，就說：「跟我來！」向村裏帶去了。

小羊被帶進一個院子裡，哨兵進屋去報告，裡面有個人說：「如今沒空閒，先關起來！」小羊又被關起來了

一進房子，他問看守的哨兵道：「你們到底是那一部份？」哨兵說：「『西四路！』」小羊想道：「八路軍裡怎會有個新四路！一直就沒聽說過，糟！」心裡急的想哭。

這裡關的都是漢奸土匪，他們見小羊進來，都來問話，小羊說：「你們都是那裏

的？」一個說是新鄉城裡的，一個說是保安團，又看見他們那流氓派頭，小羊疑惑道：「這都是些漢奸，漢奸怎會押漢奸？」會又聽得外面場裡隊伍唱歌：「毛主席好比那高山紅燈……」又唱了個：「鐵流二萬五千里……」小羊心裡高興了，斷定這是八路軍，便大胆的向哨兵說：「同志，我是個八路軍！」哨兵奇怪的問道：「八路軍？你知道九分區不知道？」小羊說：「不知道！」因為小羊是太行軍區的，那裡只有八個分區，哨兵說：「哼哼！那你安寧的待着吧，不要把八路軍當成俘虜子了，騙不過！」小羊忙說：「我是七分區的。」哨兵說：「七分區在那裡？」小羊說：「在林縣！」哨兵說：「胡謔，哼，歇一會吧，不要胡扯了！」只因兩個人弄岔了，便誤會起來，小羊站在門口，鼓着兩個圓圓的黑眼睛，發了會呆又說：「你們連長哩，我能不能見他一下？」哨兵說：「連長一天忙着打仗哩，沒空和你談話，莫害怕，無論如何像你這樣一個小探子犯不了死罪！」小羊說不出話了，哨兵抱着槍在門口轉着，一邊說道：「也許你是個小漢奸，要不就是個小頑固，你們過黃河來幹啥來了！我們在這兒七八年，不知受了多少罪，你們想來享現成？揀便宜？咳，你們那心在那裡長着哩？看看，你們把老百姓糟蹋成啥樣子？」哨兵指着院裏說：「馱走了糧食，拉走了牲口，臨走把鍋碗都給人家砸了，房裏到處拉的屎，你們到底是不是個人？你不要怪八路軍關你，只怪你們那狗心腸吧！」小羊委屈的說：「同志呀，你罵得對，可是你在罵誰哩？我實在是個八路軍啊！」哨兵說：「你要真是個八路軍，你就忍受一會吧，爲了老百姓！」小羊便

說起他被俘的經過來，哨兵說：「也許是這樣，開槍的時候照直說，反正不會冤枉的！」

一會，吃飯了「案子」都到院裏來吃飯，小羊沒有被綁，行動自由些，更去後院裡借碗，一個漢，見是犯人，罵道：「借你娘的屁吧，碗都給俺打完了，你卻知道肚子餓？你也要吃飯哩？」哨兵來勸了一番，才借到碗，小羊想道：「幹罷老百姓的隊伍裏法活！老百姓的火勁有多大呀！」

吃罷飯，不大一會天就黑了，這沒人來跟小羊談話，有個「案子」有個「衛隊長」，乘機活動小羊，「娃娃不要糊塗了，八路軍就是那麼心眼多！說不定會綁了你哩，跟我跑吧！」小羊肚裡想：「我不信，他們總會明白我的。」又盤算道：「我要不當了漢奸隊伍，由鄉往鄉的路上就給老百姓弄死了。」便說：「光管你自己吧，少管我說話，你還幹啥的？我跟你不一樣！」可是不敢罵他，天這麼黑，怕他們一塊來作弄自己，過了會，小羊要去解手，哨兵開了門，小羊悄悄走開，辦事去了，哨兵進來，把那兩個人吊在欄上了，說道：「這就跑去害人家嘛？呸，看你有大本事！」小羊放心了，倒在草蓆上睡了，今天特別困，睡得特別香。

半夜裡，隊伍要出營打仗，小羊從夢裏醒來，一隻胳膊被綁上了繩子拉到街上去了，隊伍在操場裡黑壓壓的坐了一大片，指揮員在隊前講話：「同志們，為了保衛抗戰果實，爲了救老百姓，咱們這些日天天打仗，大家怕不怕苦？」場裡震耳的喊起一

聲：「不怕！」

行動了，小羊委曲的跟在隊尾巴上和騾馬挑子走在一起。

秋天了，夜裡有些冷，小羊流着清鼻涕，打着噴嚏和隊伍一起快跑，攻擊開始的時候，傳來「叮咚」的手榴彈聲，小羊心裏發癢了；可惜我不能上火線！可惜我沒有一把號！

想起胖子，想起妖精姨太太，想起那一羣惡鬼，小羊就生氣了：「打吧！打吧！狠狠的打吧！」

結束戰鬥時，太陽出來了，部隊在村邊上集結起來，捉了一串俘虜，他們恐慌的望望這兒，望望那兒，小羊看見了，心裡想：「噫，正跟我剛叫捉過來那會的味道一樣。」他笑起他們來了，一時倒忘：自己還是一個「案子」哩！

部隊坐在場裡喝着開水，談着夜來的事，小羊碰巧坐在一個小號兵旁邊，心裡一動，便說：「同志，把在那號叫我看看，」那號兵不理的說：「看吧！」小羊接過號，吹了一個休息號，十分響亮，場裡的人大吃一驚，一齊扭過頭來，副指揮員招手叫道：「過來過來！」小羊連忙跑過去，藉空訴起冤來。

場裏的人聽完了一樁故事，哈哈大笑，指揮員馬上解了他的繩子，照讓他喝水吃乾糧。

當天晚上，部隊又有行動，攻擊時，小羊的號大大的起了作用，打了個漂亮乾脆

的殲滅戰，圍長高興極了，給小羊換了身新軍裝，並答應第二天就送他回七分區。

十六、圍圍

反攻以來，道清支隊縱橫掃蕩，十多天的光景，掃清了道清線敵偽的大部據點，八月下旬，便長驅南下，圍住了木藥店。

木藥店駐着漢奸范鴻賓的部隊，他們爲了抗拒抗日軍隊受降，掩蓋他們漢奸的狗臉，便給城頭懸起一支青天白日旗。

九月一日，刷刷的下着大雨，木藥店四週的小村裏駐滿了八路軍，他們對這個敵人的老據點圍困了五六天了，昨夜向城裡攻擊過一次，天明時撤下來，如今正在做着更充份的戰圍準備。

戰士們在門道裡房簷下，擦着槍膛，磨着刺刀，綁着攻城的長梯。

後晌，村東面走過來一個揹槍的通訊員，後面跟着一個小鬼，這正是小羊，他在雨中跑了一天，滿身都淋溼了，走近村莊時，他看見村邊上一個磨道裡有一群戰士在綁梯子，忽然發現了其中一個熟識的人，便叫道：「老劉！」那人也站起來驚叫道：「哦，小楊！」兩個人便緊緊的握起手了，原來這人正是去年秋天一塊被八路軍俘過來的那個劉麻子，他被分配到這個團裡了，如今已作了班長，他問了小羊的遭遇後，說

道：「阿呀，真算受盡折磨了，快歇會吧。今晚我就留在這裏別走了，還要打仗哩，我 班是突擊組！」小羊問：「我們團哩？」老劉說：「在城裏面哩，不過有二里路，今晚你幫助我們吹號吧，我們團裡就缺像你這樣的號兵；我給團長去說。」就把小羊拉進村裡去了。

天上的黑雲一堆一堆的，大雨一直下個不停，天快黑了，攻擊部隊緊張起來了，準備最後一次的動員會。

司號班都分到連裡了，只留戰母和小貓跟着團指揮部，他倆日夜來接應了，睡了半人，這時才從炕上爬起來，準備了自己的東西。兩人站在雨裏，聽着部隊的雨水開聊：

「這天氣正是打仗天，戰士們可高興哩！」戰母說。

「可不？戰士們勁兒可大哩，聽說今晚上不拿下木藥店，咱們：叫老×團了！」小猫說。

「哼，今早上撤退時，敵人在城頭，亂亂亂笑，打洋鼓、吹號，把戰士們的火逼上去了。」

「到頭來，敵人也沒得……看吧，今晚土可也熱鬧一陣哩，咱們準備：整整一天了！」

「昨天晚上三連的號太沒勁了！」

「要有小羊在時你看多帶勁！」

一捉小羊，兩個人都跌在同憶裡，默默的不說話了。

煤油燈下，指揮員們掏出懷錶，見時針正指著八鐘，命令傳了來部隊出發了，雨漆黑的雨夜裏，踏着泥水，從四面八方向城郊運動去了。

城頭上的敵人心跳起來了，情況逼得他們長出了付賊耳朵。當他們預料到大騷動的時候，就發起瘋了，憑着他們那四門迫擊炮，憑着日本人送給他們的三連把子，沒命的向着遠方瞎放起來，煙火在城周結成一條紅圈了，子彈把兩點都打炸了。城外面，攻擊部隊在砲火下彎腰快跑，梯子搭在城牆上了，一個接一個往上爬，太行的手榴彈在敵人的頭上開着花：「噹！噹！……」

團指揮部隱在村邊的一片樹林裡，團長元帥號長叫來，命令道：「號兵集合」，司號班集中在主攻方向吹衝鋒號，號母便吹起「三號」來。一會，小號兵們在戰鬪中奮勇了，沒有工夫說話，只能在黑夜裏露出一排白牙齒而對面的笑一笑，或是在肩膀拍一下，就把銅號得心應手的送上嘴唇嗚嗚的吹起來了，雨水沿着號筒往下流。一串一串震耳的號聲！

這邊的號聲剛落，城東面忽然傳來一陣尖亮尖亮的衝鋒號聲，號母說：「你們聽，這像不像小羊的號？」小號說：「頂像頂像！」三馬說：「怪！真像小羊的號！」墩子

說：「不！說定就是小羊吹哩！」大家又高興又詫異，就問：「等會我去問問！」

攻擊部隊十分鐘就打開了木驛店，敵人更狠的突圍跑了。戰鬥結束了，打了勝仗的戰士們昂着頭開進了木驛店，×團指揮部一進城，號母就披着雨衣，提着馬燈去東支隊打聽小羊了。

當他們見面的時候，小羊向號母撲過來，站得筆直筆直的，行了個舉手禮，嘴裡笑着，眼淚却滴答滴答的流下來了！

當時，小羊就要回去，老劉留不住，只好送別，臨走送給小羊好多戰利品。

十分鐘之後，一群小夥伴的見面了，一個一個抱着小羊的脖子亂搖，却一直說不出話來，半會，小貓才說：「小羊，你瘦多了！」

小羊看見范鴻賓手上纏着綳帶，問道：「這是怎的了？」小貓插嘴道：「今個打的是真范鴻賓，假范鴻賓倒負傷了。」范鴻賓見小羊一直瞪着眼睛望他，便說：「沒啥，革命就是這樣！」又對小羊說：「你這回可真吃了苦了！」小羊也說：「沒啥，革命就是這樣！」

過一夜，團長政委和參謀處政治處的同志都來看小羊，小羊忙着和這個握手和那個談話；同志們在一塊說不盡的歡欣，小貓把自己在輝縣城戰鬥中給小羊預備下的那把小東洋刀也給了他。

此後，又經過了焦作戰鬥，部隊在徐管附近過中秋十五那夜，團直馬隊在一起開

「團圓會」輪盤大的月亮明光光的掛在空中，桌子在院裡排成一行，上面擺滿了水菓，大家邊談邊吃，羊在會上述說了自己脫險歸來的故事，大家鼓掌來，稱讚小羊的堅定勇敢，政委當場給一件高貴的禮物，小羊嚴肅地瞪着他問問的舉眼晴走過，敬一個禮，從政委手裡接過那一把嶄新嶄新的劍。

兵 號 小

版再海渤月十年七四九一

著者 印行者 發行者

支分店
店：店

東慶章羅富無德樂：光雲歷南國棣州陵：患民

臨德滄周南陽利臨城
淄平縣村皮信津邑

門大鎮索博高齊廣津商遠
索鎮博高齊廣津商遠

振北張浦壽濱
華鎮磨台光野

海潮海潮彦

新 新

華 英

平 平
書 書

補血

店 店 夫

+2-1.

9067

7

1